

潘玉良：不爱风尘，却被风尘误

潘玉良幼年嗜赌成性的舅舅卖入青楼成为雏妓，17岁时偶遇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，被重金赎出，但是一个连字都不识的孤身女子又如何在社会上安身呢？于是潘赞化娶了她。

潘玉良原姓陈，后姓张，嫁与潘赞化后便冠以夫姓。潘赞化婚后并没有把潘玉良束之深闺，相反教她读书写字，为其延请老师，通过关系让其进入上海美专学习，如夫如兄如父更如人生的导师。当时学校风气开放，潘赞化却认为男女交往正常，一如既往的支持，如果换成其他男子，看到自己的老婆不隐藏自身的伤疤去追求裸体艺术时，早就休了。刘海粟等人建议潘玉良出国深造，潘赞化在安徽通过关系为其搞到官派留法的名额，两人一别就是八、九年。这样开明的丈夫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。

潘玉良留学归来，在上海南京等大学任教，从一个青楼女子一跃成为大学教授，许多人嫉妒



潘玉良自画像

从青楼女子到画家的传奇经历，使潘玉良成为驰名中外的女画家。潘玉良两次旅居法国，晚年客死异乡，她为什么要与自己的丈夫潘赞化分开呢？

她嘲讽她，在她的画作《人力壮士》上写上了这样的话：妓女对嫖客的赞歌。潘玉良受不了，再次离开了祖国，这次一去四十多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可以看出，两

次离别都是潘玉良主动离开的，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艺术，离开了自己挚爱的丈夫。

潘玉良旅居法国多年，许多人都曾请她回国，她却一直没有成行。潘赞化晚年生活贫困，又被打成右派，于1960年在安徽去世。当时中法尚未建交，两年后潘玉良才从大使馆的人口中得到潘赞化去世的消息，悲痛欲绝。生前潘赞化曾给潘玉良去信，暗示她不宜回国。

1977年，潘玉良在巴黎去世时，身边携带着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与怀表，项链的鸡心盒中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，一个是潘赞化，一个是潘玉良，怀表是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，后又被潘当作信物送给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潘玉良。这两样东西一直陪了潘玉良40多年，从来没有丢弃过。

潘赞化永远也没有等回潘玉良，后人将潘玉良的衣冠与他葬在了一起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唐玄宗开元年间，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齐名，无奈仕途艰难，他们命运都不大顺畅。

一天，三位诗人一起到酒楼去，赊酒小饮。忽然有梨园掌管乐曲的官员率十弟子登楼宴饮。三位诗人回避，躲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围着小火炉，且看她们表演。王昌龄等私下约定：“我们三个在诗坛上都算是有名的人物了，可是一直未能分个高低。今天算是有个机会，可以悄悄地听这些歌女们唱歌，谁的诗入歌词多，谁就最优秀。”

一位歌女首先唱道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王昌龄就用手指在墙壁上画一道：“我的一首绝句。”随后一歌女唱道：“开筵泪沾臆，见君前日书。夜台何寂寞，犹是子云居。”高适伸手画壁：“我的一首绝句。”又一歌女出场：“奉帚平明金殿开，强将团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王

昌龄又伸手画壁，说道：“两首绝句。”

王之涣自以为出名很久，可是歌女们竟然没有唱他的诗作，面子上似乎有点下不来。就对王、高二位说：“这几个唱曲的，都是不出名的丫头片子，所唱不过是‘下里巴人’之类不入流的歌曲，那‘阳春白雪’之类的高雅之曲，哪是她们唱得了的呢！”于是用手指着几位歌女中最漂亮、最出色的一个说：“到这个小姐唱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我的诗，我这辈子就不和你们争高下了；如果是唱我的诗的话，甭客气，二位就拜倒于座前，尊我为师好了。”三位诗人说笑着等待着。

一会儿，轮到那个最漂亮的姑娘唱了，她唱道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王之涣得意至极，揶揄王昌龄和高适说：“怎么样，土包子，我说的没错吧！”三位诗人开怀大笑。

据《民间故事》

司马光坚决不纳妾

司马光娶的是龙图阁学士张存之女，通情达理，很贤惠。但是，司马光三十多岁了，还没有儿子。恩师庞籍和他夫人刘氏给司马光张罗纳妾之事。当刘氏跟张夫人说知此事，张夫人更是欣然同意。

不久，刘氏果然物色了一个女子。但是，司马光从未瞧过她一眼。庞、刘得知后，以为是因为司马光夫人在跟前，他有意避嫌。一天，故意召张夫人出去赏花，让司马光留在家里。饭菜准备好之后，女子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到书房给司马光上茶。不料，司马光非常生气，斥责道：“这个下人，今天夫人不在家，你出来做什么？”因此有人说，司马光像司马相如爱卓文君一样，一夫一妻，终身相守。

夫人死后，司马光总是闷闷不乐，经常去他自己修建的独乐园，在读书堂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曾经写过一首小诗，用隶书体写了贴在梁上，其中有两句：“暂来还似客，归去不成家。”司马光对妻子的爱，一往情深，始终不渝。

据趣历史

高士其苦斗病魔

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。在外国留学时，有一次做实验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，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。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。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，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。

回国以后，他拖着半瘫的身子，到达延安工作。解放后病情恶化，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，连睁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。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，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。有人问他苦不苦，他笑着说：“不苦！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，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。”

据《读者》

清末民初时著名的翻译家辜鸿铭，虽然留过洋，但最痛恨西服，喜欢满清服装，嗜好小脚女子，谓愈臭愈佳。当时，中国女子流行裹小脚，但那种裹脚布，十天半月才松开一次，那种臭味令人无法形容。然而，辜鸿铭就喜欢那种臭味儿。

他在写文章时，要闻女人的臭脚味，才能写出文章来。他要自己的小脚太太脱了裹脚布，坐在身边，一边写文章，一边闻那种臭味。写得高兴时，他右手写文章，左手还握摸着小脚。据说，

沈从文叮嘱黄永玉要从容

当代文学的老前辈沈从文先生在几十年前的一封信中叮嘱黄永玉：

- 一、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。
 - 二、摔倒了，赶快爬起来往前走，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，莫停下来叹息。
 - 三、永远地、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。
- 画家自己说：“这几十年来，我都尝试着这么做。”

据网易

辜鸿铭迷恋女人小脚汗臭

他许多好文章，都是在这种场合下写作完成的。

他曾说：“小脚女子，特别神秘美妙，讲究瘦、小、尖、弯、香、软、正七字诀，妇人肉香，脚其一也，前代缠足，实非虐政。”

辜鸿铭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，他多用流利的英文写作，其目的在于使西方人通过阅读了解中国，进而推广中国文化。当年，辜鸿铭在六国饭店用英语演讲《春秋大义》，不但

父亲教戚继光俭朴

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，出身于将门世家。他的父亲戚景通，对儿子的家教十分严格。戚继光十二岁那年，有一次，几个工匠来戚家修理房屋。戚景通指使他们安设四扇雕花门户。工匠们都感到迷惑不解，纷纷议论说：“像这样的将门世家，可以安设十二扇雕花门户啊！”工匠们的议论，被戚继光听到了，他立即去找父亲，提出要增设八扇雕花门户。戚景通没想到儿子小小年纪，就讲究起虚荣和排场来，便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要从小养成勤俭的品德，否则，连这四扇雕花门户也是保

不住的。”

戚继光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可时隔不久，他又挨了父亲一顿训斥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有一天，戚继光穿着一双很考究的丝织鞋子走过厅前，被戚景通看见了。戚景通十分恼火，当即将儿子叫住，怒气冲冲地斥责道：“你一个小孩子家就穿这样讲究的鞋子，长大后，就会去追求绫罗绸缎。要是当了军官，说不定还会侵吞士兵的粮饷。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

戚继光听了父亲的教诲，立刻弯腰脱掉丝鞋，换上了布鞋。从此，他再也不追求奢侈了，直到担任了朝廷的大将军，仍过着俭朴的生活。

据《好家长》

彼得大帝割须换袍

彼得大帝登基时，俄国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。而他去世时，俄国近代工业已经崛起，并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国之一。

彼得自幼崇尚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。他青少年时期，就常和西方移民厮混在一起，他曾隐姓埋名，遍访欧洲各国，在不同国度里获得过木匠、炮手、机匠、航海家的合格证书。

当时执掌大权的皇太后认为他是要毁灭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恶魔，欲置他于死地。只是因为得到军队的支持，他才得以亲临朝政。但是，大权在握，彼得就迫使旧俄罗斯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改革。

改革的第一项措施是勒令全体人员剪去大胡子。当时俄罗斯人认为，大胡子是信奉东正教和表现男子美的标志，只有异教徒才有着光溜溜的下巴。彼得却认为，大胡子是愚昧的、不卫生的。下令非剪不可，不剪的罚以重金；即便以因保留胡子被罚了重金，胸前还要佩带“胡子愚昧和不卫生”标志牌警示他人。

据《读者文摘》

徐悲鸿慧眼识傅抱石

些画来看看。

傅抱石回到家里，挑出自己比较得意的几张，卷在一起，包在包袱里，好容易待到吃了晚饭，便到徐悲鸿的住处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一直等到10点钟，徐悲鸿果然回来了。留下了他的画和地址，叫他回去。

第二天，一早就下雨。傅抱石在家里坐立不安，焦急难耐。傅抱石忽然听到巷口有人说话，而且提到自己的名字。他从窗子里看去，惊奇地叫了起来：“来了！来了！大师来了！”说着冲了出去，把冒雨来访的徐悲鸿接了进来。徐悲鸿说：“傅先生的画，

我都看了。顶顶好！顶顶好！”傅抱石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悲鸿又说：“你应该去留学，去深造，你的前途不可限量。”傅抱石像做梦，更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徐悲鸿接着说：“经费困难，我给你想办法。你愿意到法国去吗？”

为了傅抱石留学的经费，徐悲鸿去找了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。徐悲鸿对熊式辉说：“南昌出了个傅抱石，是你们江西的荣誉。你们应该拿出一笔钱，让他深造。”

正忙于“剿共”的熊式辉当然不会对这事感兴趣。徐悲鸿拿出一张画来，说：“我的这张



傅抱石画的湘夫人

画留下来，就算你们买了我一张画吧。”

经过在场的人劝说，熊式辉勉强同意出一笔钱。但这笔钱不够傅抱石去法国留学的费用。傅抱石只好改去日本。傅抱石后来的成就证明，徐悲鸿没有把人相错。

据人民网